

第十四屆 ifva 亞洲新力量組評審會議記錄

出席評審：黎肖嫻（黎）、朴起鏞（朴）

缺席評審：婁燁（婁）

大會代表：鄭珮詩（鄭）、蔡婉珊（蔡）

朴：我知道出席今晚放映會的導演年紀都較年長，例如那位中國導演，今年參賽的導演平均年齡多少歲？

黎：你是否認為要將年齡的因素列入考慮範圍？

朴：我這樣問是因為混合了不同年齡和生活經驗，對於剛於學院畢業與有經驗的參賽者，我們應該支持哪一類？新人？

黎：但我想這是關乎他們的實際經驗而並非他們的年齡，既然帶出這個問題，我也想問支持年輕的電影工作者是否比賽的主要宗旨？

ifva：不是。

黎：應該是較著重推廣短片，對吧？這個比賽是否作為平台去推動短片成為特別的類型或鼓勵更多年青人創作短片？

ifva：我想我們是以創意為優先考慮。

黎：評審的過程引發我有以下的想法：究竟有幾多部今天看過的作品是真正突破了所謂短片的定意？短片是一個獨特的類型，它擁有劇情片或長篇紀錄片以外屬於自己的標準。短片有它本身的文法。如果這是實際情形，我會有一套優先考慮的條件，看哪部作品證明本身不單只是電影而是富創意的短片。我發現大部份入圍作品篇幅短，它們不必被視為是小規模作品，反而是某種東西。很多時候這些作品是詩篇或是繪畫，實際上可以看到它們如何開放短片的定意。討論個別作品之前，我在第一場放映時寫了點筆記，或許有助我們在不同意見時能選出得獎作品。我認為要選出一部能展示電影的未來的作品。假如是重要的話，第二點是得獎作品最能促進認識文化，第三是作品的美學水平及技術。我覺得在沒有任何共享的看法下進行討論，反對或同意對方，是很不安全。或許我們可以增加剛才說的條件或重新排列優先次序。

朴：我反對採用這三點。我想差別在於這是支持獨立電影製作，這應該是沒有爭議。這不是讓你推動你想要的或你的信念，這是支持獨立電影製作的新晉。

黎：那麼我們就每部作品討論。

1. 《「我說啊，」我說。》

朴：《「我說啊，」我說。》是動畫。水準可以，對我來說，它沒什麼出錯但概念不算新穎。

黎：我多少亦同意這不會被選作唯一獲獎的作品。雖然它引起我很大的興趣，但其主題非常舊，不過它說愛情遺失仍然吸引我的興趣。我欣賞導演展現空間的方法，對銀幕的獨特處理，使它不再是普通的三維透視空間。你猜不透下一個鏡頭何時出現、何時會出現什麼走出影框以外。有時候銀幕的空間變成一個井，有時是一幅牆。在運用空間上，我覺得它非常有趣。我對它的批評會落在文本上，它想說所有事、文本太多。我不反對使用語言但要運用得富技巧和更融合整個作品中。導演的繪畫技術很強。

2. 《海之映畫》

朴：《海之映畫》是一部實驗電影。老實說，我不喜歡實驗電影，因為我不明白，我感到困難去明白它，而且，你不是要去明白，而是感受它。我大概知道這部作品想做什麼，但透過放映機、海和水的影像，我不知道它究竟要表達什麼。

黎：正因為它的製作和表現手法，我不會視它為一部普通的電影。作品一開始就要求我不用理解它，而是要較感性去面對它。我最後是被它那種繪畫的風格迷倒，因為很多不同的繪畫風格與電影本身的出處、框架的定意或者電影的限制息息相關。在第一輪的評審中我也提及過這部作品不足的地方是未有全面表現海洋的概念，開始時很強，但去到最後，已經變成裝飾品一般。主要的敘事線愈來愈只是玩弄二維及三維的把戲。它出現少許重複，不過我仍然喜愛這作品。挺它的理由是它為比賽打開新的範疇和夠勇敢，我會維持投它一票。

3. 《四公里》

朴：《四公里》開始的部份令我覺得它頗天真和色情。不過發展下來，我喜歡它。它變得頗有誠懇，特別是最後一鏡，表現出色。

黎：我會為作品使用電影語言的精確性辯護。作品是黑暗而且它的故事不容易演繹，要維持單向鏡頭的視覺敘事方式是不容易的。某些事情保留不解釋，或許有解釋過而我沒有掌握，我喜歡這種不每事解釋的現狀，尤其是女主角掉頭的原因，她似乎是放棄一個可以改變她生命的機會，作出一個很重大的決定不追隨所謂女性的浪漫愛情。我不知道那一邊是對。我喜歡作品的開放性而不是去做總結。演員表現佳。

4. 《愚公移山》

朴：我不喜歡《愚公移山》，導演沒有配合三代的故事。

黎：看來我們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官和方向去選我們想推廣的電影。我不知道這是否一個例子。

我個人喜歡推廣這類作品因為它能提供觀眾更多的空間去聯想、去填補未說明的地方。我常常對於紀錄片導演太過肯定自己的想法，像變成宣傳者般，抱持懷疑。我相信這部片有三個元素，而事實上是超越三個年代。我喜歡拼貼因為拼貼本身是一種革新的形式，它並不只是從舊的意義中作出歸納總結，而是主流電影的相反。我不是不喜歡主流電影，我也欣賞它們。當我看這作品時，尤其當知道導演是誰時，唯一的疑問就是作品的目的。我發現如果是中國人的作品，我對它會有很大分別，但突然知道它的背景時，我想整部作品是關於一個人如何去理解別人的文化，我並不負面對它，但它使我反思更多電影的意義。

朴：當我看此片時，我想未發現是由這位菲律賓導演拍製之前是更喜歡此片。就如我之前向你說，我看她的前作是七年前。過去的六至七年她在北京居住，我頗詫異她仍然在北京製作這類紀錄片。我不喜歡此片的原因是她並非如你所說那樣。

黎：我不想在此被誤解。當我提到得悉導演是一個外人時，我並非不相信她，當然，它引發我用另一套批評準則去認識它。對一個外人來說，用拍攝作品的方法來認識文化，是一種好的嘗試。我對它少許失望是假如她真的有這種意圖和擁有非常獨特的外人角度，那麼作品應該會更富可塑性和強烈。

朴：她缺乏外人的觀點。

黎：她有點怕堅持自己多一些，不過我喜歡看到更多人踏進這類泥窪中。即使她認為這是一部紀錄片，我會寧願稱它為電影的散文而不會稱它是紀錄片，她將自己的想法整理在作品中，嘗試令事情合理和將自己的經驗變成某種立場。

5. 《The Dream of Cortazar》

朴：因為《The Dream of Cortazar》是韓國電影，我會更富批判性。

黎：我喜歡此片因為我常藉口說自己很厭倦說故事，我並非不喜歡故事，但我見電影人現在說新故事是技窮的，因此當遇上要說故事的電影時，我會有點多疑。不過，此片贏得我的同感，它沒有太刻意，利用簡單的故事和技巧卻造就它的價值。作品其實是一部關於空間的抽象偵探片，我喜歡它的假象。整部電影將我們轉變成主動的觀眾，它更甚至電影，本身就是一個遊戲。但這又有何不可？我們不是已經被動地看電影超過一個世紀了嗎？就讓我們成為主動的觀眾。故事很難去演繹，說故事者嘗試去控制，同時又被控制及被置於被動的位置，我覺得作品充滿魅力，導演可以再多點推進。

朴：從故事來看，我覺得它頗有趣。電影結構很精準，不過導演尤其是演出不太好，演技不自然。

6. 《顛》

黎：《顛》的主題很政治正確，是我們應該討論的故事類型。我覺得它可以再說多些和長些。如果導演能繼續發展，作品會更爲有趣。

7. 《上學》

朴：《上學》不差。它集合一切的元素。主題開始時發展不俗，但結局就有點嘗試過火。我想這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來結束故事，如果結局集中於母親的處境，我會對它有更強的感覺。

黎：如果我要找一部典型的好短片給我的學生看，我會因爲它的熟練而選它。同樣的理由，我覺得它過於熟練，太懂得設計起承轉合方程式的規則，我亦不喜歡它的結局。影片是十分強烈和達到效果，很有效地將你置於母親的世界中。不過，它有點缺少敏銳力，但我不知道要怎樣處理它。它有別於其他作品只是給了我一個整齊的故事而未能打動我，正正因爲它是完全富人性，它某些人性關懷的動機漸漸令本片充滿魅力。我同意我不喜歡明信片的安排，但我告訴自己這可能真的發生在現實生活中。從結束敘事形式的層面看，它出現三種情況：母親收到生日咭、她錯過的約會可以重新安排、最後小女孩願意帶她的弟弟上學。一切都很漂亮地開展，然後突然一切都變得互通連結起來，像一個標點符號結束所有事情。我覺得用很簡單、現實的評語將故事作結，是有點浪費之前經歷一個晚上的時間。

8. 《仍在流亡——「家書」》

黎：關於《仍在流亡——「家書」》，我仍然維持在場刊中對這部片作出過的評語。我依然覺得未有充分發揮中間視窗的內容，以更能將左右兩邊聯繫起來。

事實上，兩個家庭正嘗試透過她而互相溝通，正因此我認爲中間的視窗可以出現很不同的東西。我不想說根據紀錄片的基準或傳統做法，導演就要怎麼做。容易的解決方法就是說刪除中間的視窗，又或是旅行者應該要顯露自己。不過，我認爲即使這樣做了，它仍然可以再加強角色一點，而不是只是有個人背著訊息左右兩邊走。我喜歡兩邊突然對望的地方。

朴：我喜歡這部作品，不過這類多重視窗的技法已經不再有人使用。而且，如果她是打算用多重視窗，她應該從頭到尾大膽去做。現在的作品是令我有少許失望。我完全明白在西藏和在印度的兩個家庭故事究竟是指向什麼，不過我覺得她可以提供多些資料讓大家知道關於這兩個家庭何時分開、分開的背後原因。

9. 《小城》

朴：我曾經表示《小城》的導演想說關於記憶。不過，作品未充分表達，這不關乎被訪者的數目，而是那些能讓觀眾感受到村莊是什麼一回事的記憶。

黎：如果它有多十五分鐘，作品可能會很不同。那些事情的前因後果可以重複又重複地帶出意義，

現在的篇幅根本說不上什麼意義。它可以長些。或許我過於憂慮我們選的獲獎作品或多或少代表了某種程度的傑出指標。對我來說，這只是其中一種優良類型而已，因此我會考慮之前提及的三個評選條件。今天我們很容易看到年青人嘗試做被認可的東西出來，製作一些不比標準作品更特別的影片，我往往發現他們基本的技術和美學成就是與作品本身不協調。以我自訂的三個評選條件看這部作品，它可能沒有為未來的電影提供什麼出路，不過它簡約了統領我們超過一個世紀的電影剪片常規中高度發展的連戲剪接方法，回歸到何謂攝影最純粹的拍攝美學。我支持這部作品，它很經濟地提出了一種簡約而非添加目前電影語言的做法，而且它對於一處地方的失落擁有強烈的文化關懷。我們絕對地應該頒獎予那些不只是單單滿足技術要求的作品，我明白而且同意你所說希望它的片長多些。事物的循環關係和那些靜止的影像表現出色，我相信這種簡約的做法可以令電影持續下去，我想事實亦如此。

10. 《Disconnection》

朴：《Disconnection》提及的四種溝通方法包括手提電話、電話、電腦上網、電郵和傳真，沒有一樣能夠實行，導演實在過於誇張。

黎：我從開始的時候已經放棄這部片。我不肯定這部作品是否想刻劃出太著重科技，嚴厲地批判一些溝通的象徵隱喻。

ifva：我們是否應進入第二階段，提名兩至三部可獲獎的作品？

黎：我選《小城》、《The Dream of Cortazar》、《四公里》和《海之映畫》。

朴：我選《「我說啊，」我說。》、《四公里》和《上學》。

黎：事實上我沒有提到我選的第五部電影《愚公移山》，你可以列入考慮，我希望保留提名。

ifva：我們仍有七部電影。

黎：我們可以刪去更多。似乎只有黎肖嫻支持《小城》，它是我的喜愛，保留它除去《The Dream of Cortazar》。

ifva：我們有六部電影。你們是否想再討論大獎或提名作品？

朴：我會推薦《四公里》為大獎得主。特別表揚獎沒有太大問題，《小城》或《海之映畫》都可以。

黎：我也喜歡《四公里》，不過我比較喜歡《「我說啊，」我說。》。兩部任何一部獲獎，我均感不錯。

ifva：是大獎嗎？但你之前沒有提名它們。

黎：我也沒有提名《上學》，但這幾部作品都是我喜歡的。我沒有提名太多而已。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我是否應該嘗試令事情容易辦些？

朴：不過，因為婁燁提名《「我說啊，」我說。》獲取大獎，如果你同意的話，那麼《我》片便是大獎得主。

黎：我有點猶豫。因為某些原因，《上學》或《小城》應被納入大獎或特別表揚獎，他們同樣很強。在我的角度，兩部片同樣可被提名競逐特別表揚獎。

ifva：總結一下，現在有兩部片分別是《「我說啊，」我說。》及《四公里》被考慮頒發大獎，而特別表揚獎則包括《上學》、《仍在流亡——「家書」》和《小城》。

黎：讓我說一下，我不想看見《上學》最後獲得大獎，對我來說那是不可能發生的，但它適合獲特別表揚獎，因為我喜歡它的簡單，以及有一份不是有太多人會去注意、對女性悲哀的觀察，我不是百分百喜歡因為我覺得作品沒有涵蓋更多東西。我絕對想為《海之映畫》辯護，不過似乎只有我一人挺它，所以遊戲要如何繼續下去？

朴：但問題是我們仍有六部電影。我們可以頒一至兩部為大獎得主。至於特別表揚獎，我認為不多於兩個，否則會太多了，所以要篩選最多四部作品出來。你認為哪部作品應該取得大獎？

黎：不是《上學》。或許不是《海之映畫》或《「我說啊，」我說。》。

朴：我們應該要為大獎投票。我們可以淘汰《小城》因為它只有一票，因此餘下來是《仍在流亡——「家書」》和《四公里》。

黎：你是否想頒兩個大獎？

朴：不必要。

黎：我想鼓勵《仍在流亡——「家書」》的導演，不過那樣我會想鼓勵所有人。

朴：我會給特別表揚獎予《上學》。你和婁燁都是。

黎：這視乎情況而定。例如，假如《四公里》獲大獎，我會希望給特別表揚獎予那些不太過說故事形式的。但假如是《仍在流亡——「家書」》獲大獎，那麼我不介意有劇情片獲特別表揚。我們要如何配合婁燁的投票？如何衡量婁燁的選擇？似乎都是看我們而定。我們很大機會頒大獎予《四公里》和《仍在流亡——「家書」》。我的確希望鼓勵更特別的作品，讓我立下決心，我投給稀有的《仍在流亡——「家書」》。

朴：《四公里》又如何？是否獲特別表揚？

黎：對，保留它在名單上。我很喜歡那部作品。我的偏見是如果我有選擇和盲目，我會選一些較實驗性的，這當然不是壞事。根據我們的討論，這些電影仍然保留在名單上，並未差到被剔除。不過，我也為自己的投票震驚，我從未想過要選擇《仍在流亡——「家書」》為得勝者。

朴：它不是妥協方案而永遠是達成協議。你是為自己的希望而投票。這個評審團是我參與有史以來最細的一個，通常會多於五人。你說出自己喜歡的和不喜歡的地方，但最後你是需要同意別人的投票，全是去達成協議而已。我不同意將大獎頒給《上學》。我完全同意頒給它是最安全的選擇。我不反對頒特別表揚給《仍在流亡——「家書」》但反對頒大獎給它。就如我之前所說，它並不新穎，她可以更大膽地處理分割的視窗和尋找一種新的處理方法。我一向反對頒大獎給《小城》，但我可以接受給予特別表揚。我不選擇《海之映畫》。如果要在《四公里》和《「我說啊，」我說。》之間選擇，我會選《四公里》因為相對上它較難製作。

ifva：我們是否可以肯定《四公里》獲大獎？

黎：我沒有異議。

ifva：特別表揚獎又如何？

黎：那麼我會想選一些較為非傳統的，我會選《「我說啊，」我說。》、《小城》和《海之映畫》。

朴：問題是婁燁選了《仍在流亡——「家書」》。我選擇《「我說啊，」我說。》和《小城》。

ifva：正如剛才所說，你們二人有最後決定權，所以今年的結果是《四公里》獲大獎，《「我說啊，」我說。》和《小城》獲特別表揚獎。

婁燁評語

《「我說啊，」我說。》

影片充滿了一種內在的情感，對於生活，對於人，對於周圍的一切，自言自語中，流露出對人，和生命的感悟，感性、溫和、平靜而輕鬆。

《海之映畫》

這是一部美麗的視覺的詩，所有視覺的轉換非常好也很美，圖像的構成複雜而多變，銀幕的形狀變化很好，點-線-面-體，以及時間的運用很成功，放映機有些干擾。

《四公里》

影片中的一些細節印象深刻，讀書的 Hulud、書上的蟲子、書包、步行，紀錄本身展示出許多意想不到的特別的情景，生活細節本身永遠是很迷人的，尤其是那些被忽視的細節和人們。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和狗子的採訪線索拍得很好，希望看到更多的關於這條線索的東西，但是"老人"以及"孩子"的線索打擾了我們的觀看，雖然他清晰地表達了一種作者的觀點，但是那些影片中的紀錄下來的關於愚公移山和狗子的很多細節比作者觀點更加有趣和有價值，比如，母親對孩子的評價、樓頂上的幾個哥兒們的聊天、拆除事件本身以及結尾等等。

《The Dream of Cortazar》

有趣的，構成一個互相講述的故事，重現了一句話，你在講述故事的同時，故事也同時在講述你自己，影片成功連接和處理了現實和故事之間的關係。

《顫》

創意很好，分割畫面及震顫特殊效果的製作效果不錯，但影片缺乏對已經獲得的很有力量的視覺效果本身的工作和思考。

《上學》

敘事流暢，樸實的紀錄中包含著趣味，幽默，懸念和張力，清晰表現了人物的境況和困境，一個普通的早上，一輛普通的車，三個普通的人物，和那個路口，以及在路口拋錨的車裏等待救援的孤獨的人，等等這一切，有效地構成影片，也構成了今天我們的生活處境。

《仍在流亡 - 「家書」》

影片向我們展示了影像的意義在於影像傳遞的行為，在這裏，影像對於影像中的那些人物比觀看

這些影像的人更重要，也更具有意義，這是影片最傑出的方面。

《小城》

非常好的空間展現和組織，很好的交談紀錄段落。幾乎迷人的深遠的背景故事，而這些真的是無法僅僅通過字幕說明來傳達其深遠的含義，但是結尾的鏡頭很好，印象深刻。

《Disconnection》

孤獨，開始的鏡頭很美，抽象的人物狀況使得這部影片幾乎是一部關於未來的個人生活的科幻電影，他傳達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可能的未來。

亞洲新力量組

大獎

四公里

Shapiro MIRI

特別表揚獎

小城

沈可尙

特別表揚獎

「我說啊，」我說。

馬匡霈